

中华文学名著百部

古典小说篇·唐宋传奇

齐豫生 夏于全主编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杜芳清

封面设计：张诗伟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华文学名著百部. 齐豫生, 夏于全主

编. —乌鲁木齐: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 2000. 4

ISBN 7- 5371- 3677- 7

. 中... . 齐... 夏... . 诗经 楚辞
赋- 中国- 古代- 选集 古体诗- 作品集- 中国- 古代
. I2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08781 号

中华文学名著百部

齐豫生
夏于全 主编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: 830001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沙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850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1100 印张 35000 千字

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2000 册

ISBN7-5371-3677-7/I · 1347 全套定价: 398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印刷厂调换

唐宋传奇

王 度

王度 隋唐间降州龙门（今山西河津）人。文中子王通之弟，东皋子王绩之兄。大业中为御史，后奉诏修国史，又出兼黄城令。唐武德中卒。传系传奇《古镜记》作者。一说《古镜记》为唐王 作，王度为作品中人物，并非实有。

古 镜 记

隋汾阴侯生，天下奇士也。王度常以师礼事之。临终，赠度以古镜，曰：“持此则百邪远人。”度受而宝之。镜横径八寸，鼻作麒麟蹲伏之象，绕鼻列四方，龟龙凤虎，依方陈布。四方外又设八卦，卦外置十二辰位，而具畜焉。辰畜之外，又置二十四字，周绕轮廓，文体似隶，点画无缺，而非字书所有也。侯生云：“二十四气之象形。”承日照之，则背上文画，墨入影内，纤毫无失。举而扣之，清音徐引，竟日方绝。嗟乎，此则非凡镜之所同也。宜其见赏高贤，自称灵物。侯生常云：“昔者吾闻黄帝铸十五镜其第一横径一尺五寸，法满月之数也。以其相差各校一寸，此第八镜也。”虽岁祀悠远，图书寂寞，而高人所述，不可诬矣。昔杨氏纳环，累代延庆，张公丧剑，其身亦终。今度遭世扰攘，居常郁快，王室如毁，生涯何地？宝镜复去，哀哉！今具其异迹，列之于后。数千载之下，倘有得者，知其所由耳。大业七年五月，度自御史罢归河东，适遇侯生卒，而得此镜。至其年六月，度归长安。至长乐坡，宿于主人程雄家。雄新受寄一婢，颇甚端丽，名曰鹦鹉。度既税驾，将整冠履，引镜自照。鹦鹉遥见，即便叩头流血，云：“不敢住。”度因召主人问其故。雄云：“两月前，有一客携此婢从东来。时婢病甚，客便寄

留，云：‘还日当取。’比不复来，不知其婢由也。”度疑精魅，引镜逼之。便云：“乞命，即变形。”度即掩镜，曰：“汝先自叙，然后变形，当舍汝命。”婢再拜自陈云：“某是华山府君庙前长松下千岁老狸，大形变惑，罪合至死。遂为府君捕逐，逃于河渭之间，为下邳陈思恭义女，思恭妻郑氏蒙养甚厚。嫁鸛鹑与同乡人柴华。鸛鹑与华意不相愜，逃而东，出韩城县，为行人李无傲所执。无傲，粗暴丈夫也，遂劫鸛鹑游行数岁。昨随至此，忽尔见留。不意遭逢天镜，隐形无路。”度又谓曰：“汝本老狐，变形为人，岂不害人也？”婢曰：“变形事人，非有害也。但逃匿幻惑，神道所恶，自当至死耳。”度又谓曰：“欲舍汝，可乎？”鸛鹑曰：“辱公厚赐，岂敢忘德。然天镜一照，不可逃形。但久为人形，羞复故体。愿絃于匣，许尽醉而终。”度又谓曰：“絃镜于匣，汝不逃乎？”鸛鹑笑曰：“公适有美言，尚许相舍。絃镜而走，岂不终恩？但天镜一临，窜迹无路。惟希数刻之命，以尽一生之欢耳。”度登时为匣镜，又为致酒，悉召雄家邻里，与宴谑。婢顷大醉，奋衣起舞而歌曰：“宝镜宝镜，哀哉予命！自我离形，而今几姓？生虽可乐，死必不伤。何为眷恋，守此一方！”歌讫，再拜，化为老狸而死。一座惊叹。大业八年四月一日，太阳亏。度时在台直，昼卧厅阁，觉日渐昏。诸吏告度以日蚀甚。整衣时，引镜出，自觉镜亦昏昧，无复光色。度以宝镜之作，合于阴阳光景之妙。不然，岂合以太阳曜而宝镜以无光乎？叹怪未已。俄而光彩出，日亦渐明。比及日复，镜亦精朗如故。自此之后，每日月薄蚀，镜亦昏昧。其年八月十五日，友人薛侠者获一铜剑，长四尺，剑连于靶，靶盘龙凤之状。左文如火焰，右文如水波。光彩灼烁，非常物也。侠持过度，曰：“此剑侠常试之，每月十五日，天地清朗，置之暗室，自然有光，傍照数丈。侠持之有日月矣。明公好奇爱古，如饥如渴，愿与君今夕一试。”度喜甚。其夜，果遇天地清霁。密闭一室，无复脱隙，与侠同宿。度亦出宝镜，置于座侧。俄而镜上吐光，明照一室，相视如昼。剑横其侧，无复光彩。侠大惊，曰：“请内镜于匣。”度从其言，然后剑乃吐光，不过一二尺耳。侠抚剑，叹曰：“天下神物，已有相伏之理也。”是后每至月望，则出镜于暗室，光尝照数丈。若月影入室，则无光也。岂太阳太阴之耀，不可敌也乎？其年冬，兼著作郎，奉诏撰国史，欲为苏绰立传。度家有奴曰豹生，年七十矣。本苏氏部曲，频涉史传，略解属文。见度传草，因悲不自胜。度问其故。谓度曰：“豹生常受苏公厚遇，今见苏公言验，是以悲耳。郎君所有宝镜，是苏公友人河南苗季子所遗苏公者。苏公爱之甚。苏公临亡之岁，戚戚不乐。常召苗生谓曰：

“自度死日不久，不知此镜当入谁手？今欲以蓍筮一卦，先生幸观之也。”便顾豹生取蓍，苏生自揲布卦。卦讫，苏公曰：“我死十余年，我家当失此镜，不知所在。然天地神物，动静有征。今河汾之间往往有宝气，与卦兆相合，镜其往彼乎？”季子曰：“亦为人所得乎？”苏公又详其卦，云：“先入侯家，复归王氏。过此以往，莫知所之也。”豹生言讫涕泣。度问苏氏，果云旧有此镜。苏公薨后亦失所在，如豹生之言。故度为苏公传，亦具其事于末篇，论苏公蓍筮绝伦，默而独用，谓此也。大业九年正月朔旦，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。弟赉出见之。觉其神采不俗，更邀入室，而为具食。坐语良久，胡僧谓赉曰：“檀越家似有绝世宝镜也，可得见耶？”赉曰：“法师何以得知之？”僧曰：“贫道受明录秘术，颇识宝气。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连日，绛气属月，此宝镜气也。贫道见之两年矣。今择良日，故欲一观。”赉出之，僧跪捧欣跃。又谓赉曰：“此镜有数种灵相，皆当未见。但以金膏涂之，珠粉拭之，举以照日，必影彻墙壁。”僧又叹息曰：“更作法试，应照见腑脏，所恨卒无药耳。但以金烟薰之，玉水洗之，复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，藏之泥中，亦不晦矣。”遂留金烟玉水等法。行之，无不获验。而胡僧遂不复见。其年秋，度出兼芮城令。今厅前有一枣树，围可数丈，不知几百年矣。前后令至，皆祠谒此树，否则殃祸立及也。度以为妖由人兴，淫祀宜绝。县吏皆叩头请度。度不得已，为之以祀。然阴念此树当有精魅所托，人不能除，养成其势。乃密悬此镜于树之间。其夜二鼓许，闻其厅前磊落有声若雷霆者。遂起视之。则风雨晦暝，缠绕此树，电光晃耀，忽上忽下。至明，有一大蛇，紫鳞赤尾，绿头白角，额上有王字，身被数创，死于树。度便下收镜，命吏出蛇，焚于县门外。仍掘树，树心有一穴，于地渐大，有巨蛇蟠泊之迹。既而坟之，妖怪遂绝。其年冬，度以御史带芮城令，持节河北道，开仓粮赈给陕东。时天下大乱，百姓疾病，蒲陕之间疠疫尤甚。有河北人张龙驹，为度下小吏，其家良贱数十口一时遇疾。度悯之，赉此入其家，使龙驹持镜夜照。诸病者见镜，皆惊起，云：“见龙驹持一月来相照，光阴所及，如水著体。冷彻腑脏。”即时热定，至晚并愈。以为无害于镜，而所济于众。令密持此镜，遍巡百姓。其夜，镜于匣中冷然自鸣，声甚彻远，良久乃止。度心独怪。明早，龙驹来谓度曰：“龙驹昨忽梦一人。龙头蛇身，朱冠紫服，谓龙驹，我即镜精也，名曰紫珍。常有德于君家，故来相托。为我谢王公，百姓有罪，天与之疾，奈何使我反天救物？且病至后月，当见愈，无为我苦。”度感其灵怪，因此志之。至后月，病果渐愈，如其言也。大业十年，度弟赉自六合丞弃官归，又

将遍游山水，以为长往之策。度止之曰：“今天下向乱，盗贼充斥，欲安之乎？且吾与汝同气，未尝远别。此行也，似将高蹈。昔尚子平游五岳，不知所之。汝若追踵前贤，吾所不堪也。”便涕泣对赉。赉曰：“意已决矣，必不可留。兄今之达人，当无所不体。孔子曰：‘匹夫不夺其志矣。’人生百年，忽同过隙。得情则乐，失志则悲。安遂其欲，圣人之义也。”度不得已，与之决别。赉曰：“此别也，亦有所求。兄所宝镜，非尘俗物也。赉将抗志云路，栖踪烟霞，欲兄以此为赠。”度曰：“吾何惜于汝也。”即以与之。赉得镜，遂行，不言所适。至大业十三年夏六月，始归长安。以镜归，谓度曰：“此镜真宝物也。辞兄之后，先游嵩山少室，降石梁，坐玉坛。属日暮，遇一嵌岩。有一石堂，可容三五人，赉栖息止焉。月夜二更后，有两人，一貌胡，须眉皓而瘦，称山公。一面阔，白须、眉长，黑而矮，称毛生。谓赉曰：‘何人斯居也？’赉曰：‘寻幽探穴访奇者。’二人坐与赉谈久，往往有异义出于言外。赉疑其精怪，引手潜后开匣取镜。镜光出，而二人失声俯伏。矮者化为龟，胡者化为猿。悬镜至晓，二身俱殒。龟身带绿毛，猿身带白毛。即入箕山，渡颍水，历太和，视玉井。井傍有池，水湛然绿色。问樵夫，曰：‘此灵湫耳。村间每八节祭之，以祈福佑。若一祭有缺，即池水出黑云，大雹浸堤坏阜。’赉引镜照之，池水沸涌，有雷如震，忽尔池水腾出池中，不遗涓滴。可行二百余步，水落于地。有一鱼，可长丈余，粗细大于臂。首红额白，身作青黄间色。无鳞有涎，蛇形龙角，嘴尖，状如鲟鱼，动而有光。在于泥水，因而不能远去。赉谓蛟也，失水而无能为耳。刃而为炙，甚膏，有味，以充数朝口腹。遂出于宋汴，汴主人张琦家有女子患，入夜，哀痛之声实不堪忍。赉问其故，病来已经年岁。白日即安，夜常如此。赉停一宿，及闻女子声，遂开镜照之。痛者曰：‘戴冠郎被杀。’其病者床下，有大雄鸡，死矣。乃是主人家七八岁老鸡也。游江南，将渡广陵扬子江。忽暗云覆水，黑风波涌。舟子失容，虑有覆没。赉携镜上舟，照江中数步，明朗彻底。风云四敛，波涛遂息。须臾之间，达济天堑。跻摄山麴芳岭。或攀绝顶，或入深洞。逢其群鸟，环人而噪。数熊当路而蹲。以镜挥之，熊鸟奔骇。是时利涉浙江，遇潮出海，涛声振吼，数百里而闻。舟人曰：‘涛既近，未可渡南。若不回舟，吾辈必葬鱼腹。’赉出镜照，江波不进，屹如云立。四面江水，豁开五十余步。水渐清浅，鼃鼃散走，举帆翩翩，直入南浦。然后起视，涛波洪涌，高数十丈，而至所渡之所也。遂登天台，周览洞壑。夜行佩之山谷，去身百步，四面光彻，纤微皆见。林间宿鸟，惊而乱飞。还

履会稽，逢异人张始鸾，授赉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。与陈永同归。更游豫章，见道士许藏秘，云是旌阳七代孙，有咒登刀履火之术。说妖怪之次，更言丰城县仓督李敬慎家，在三女遭魅病，人莫能识。藏秘疗之无效。赉故人曰赵丹，有才器，任丰城县尉。赉因过之。丹命祇承人指赉停处。赉请曰：‘欲得仓督李敬慎家居止。’丹遽命敬慎为主，礼赉。因问其故。敬曰：‘三女同居堂内阁子，每至日晚，即靓妆赉服袿。黄昏后，即归所居阁子，灭灯烛。听之，窃与人言笑声。及其晓眠，非唤不觉。日日渐瘦，不能下食。制之不令妆梳，即欲自缢投井，无奈之何。’赉谓敬曰：‘引示阁子之处。’其阁东有窗。恐其门闭，固而难启，遂昼日先刻断窗棂四条，却以物支柱之如旧。至日暮，敬报赉曰：‘妆梳入阁矣。’至一更，听之，言笑自然。赉拔窗棂子持镜入阁照之。三女叫云：‘杀我婿也。’初不见一物，悬镜至明，有一鼠狼，首尾长一尺三四寸，身无毛齿。有一老鼠亦无毛齿，其肥大可重五斤。又有守宫，大如人手，身披鳞甲，灿烂五色，头上有两角，长可半寸，尾长五寸以上，尾头一寸色白，并于壁孔前死矣。从此病愈。其后寻真至庐山，婆娑数月。或栖息长林，或露宿草莽。虎豹接尾，豺狼连迹。举镜视之，莫不窜伏。庐山处士苏宾，奇识之士也。洞明《易》道，藏往知来。谓赉曰：‘天下神物，必不久居人间。今宇宙丧乱，他乡未必可止。吾子此镜尚在，足下卫，幸速归家乡也。’赉然其言，即时北归。便游河北，夜梦镜谓赉曰：‘我蒙卿兄厚礼，今当舍人间远去，欲得一别，卿请早归长安也。’赉梦中许之。及晓，独居思之，恍恍发悸，即时西首秦路。今既见兄赉不负诺矣。终恐今灵物亦非兄所有。”数月，赉还河东。大业十三年七月十五日，匣中悲鸣，其声纤远。俄而渐大，若龙咆虎吼，良信乃定。开匣视之，即失镜矣。

张 茂

张蒨（约660—约740）唐深州陆泽（今河北深县）人，字文成，自号浮休子。调露进士。八次应制举，均登甲科。证圣元年（695）任御史。开元初，流放岭南。后任司门员外郎。著述甚多，天下知名，突厥、新罗、日本均重其文。传世之作有笔记《朝野僉载》、判牒《龙筋凤髓判》、传奇小说

《游仙窟》等。

游 仙 窟

若夫积石山者，在乎金城西南，河所经也。书云：“导河积石，至于龙门”，即此山是也。仆从陇奉使河源。嗟命运之箠，叹乡关之眇邈。张骞古迹，十万里之波涛；伯禹遗踪，二千年之坂磴。深谷带地，凿穿崖岸之形。高岭横天，刀削岗峦之势。烟霞子细，泉石分明。实天上之灵奇，乃人间之妙绝。目所不见，耳所不闻。日晚途遥，马疲人乏。行至一所，险峻非常。向上则有青壁万寻，直下则有碧潭千仞。古老相传云：“此是神仙窟也，人迹罕及，鸟路才通。每有香果琼枝，天衣锡钵，自然浮出，不知从何而至。”余乃端仰一心，洁斋三日。缘细葛，靴轻舟。身体若飞，精灵似梦。须臾之间，忽至松柏岩、桃华涧。香风触地，光彩遍天。见一女子向水侧浣衣。余乃问曰：“承闻此处有神仙之睨宅，故来祇候。山川阻隔，疲顿异常。欲投娘子片时停歇。赐惠交情，幸垂听许。”女子答曰：“儿家堂舍贱陋，供给单疏。只恐不堪，终无吝惜。”余答曰：“下官是客，触事卑微，但避风尘，则为幸甚。”遂止余于门侧草亭中。良久乃出，余问曰：“此谁家舍也？”女子答曰：“此是崔女郎之舍耳。”余问曰：“崔女郎何人也？”女子答曰：“博陵王之苗裔，清河公之旧族。容貌似舅，潘安仁之外甥；气调如兄，崔季珪之小妹。华容婀娜，天上无俦；玉体逶迤，人间少匹。辉辉面子，荏苒畏弹穿；细细腰支，参差疑勒断。韩娥宋玉，见则愁生；绛树青琴，对之羞死。千娇百媚，造次无可比方，弱体轻身，谈之不能备尽。”须臾之间，忽闻内里调箏之声。仆因咏曰：“自隐多姿则，欺他独自眠。故将纤手，时时弄小弦。耳闻犹气绝，眼见若为怜。从渠痛不肯，人更别求天。”片时，遣婢桂心传语，报余诗曰：“面非他舍面，心是自家心。何处关天事，辛苦漫追寻。”余读诗讫，举头门中，忽见十娘半面。余即咏曰：“敛笑偷残靥，含羞露半唇。一眉犹叵耐，双眼定伤人。”又遣婢桂心报余诗曰：“好是他家好，人非着意人。何需漫相弄，几许费精神。”于时夜久更深，沉吟为睡。彷徨徙倚，无便披陈。彼诚既有来意，此间何能不答。遂申怀抱，因以赠书曰：“余以少娱声色，早慕佳期。历访风流，遍游天下。弹鹤琴于蜀郡，饱见文君；吹凤管于秦楼，熟看弄玉。虽复赠兰解佩，未甚关怀；合卺横陈，何曾惬意？昔日双眠，恒嫌夜短；今宵独卧，实怨更长。一种天公，两般时节。

遥闻香气，独伤韩寿之心；近听琴声，似对文君之面。向来见桂心谈说十娘。天上无双，人间有一。依依弱柳，束作腰支；焰焰横波，翻成眼尾。才舍两颊，孰疑地上无华；乍出双眉，渐觉天边失月。能使西施掩面，百遍晓妆；南威伤心，千回扑镜。洛川回雪，只堪使叠衣裳；巫峡仙云，未敢为为擎靴履。忿秋胡之眼拙，狂费黄金；念交甫之心狂，虚当白玉。下官寓游胜境，旅泊闲亭。忽遇神仙，不胜迷乱。芙蓉生于涧底，莲子实深；木栖出于山头，相思日远。未曾饮炭，肠热如烧；不忆吞刃，腹穿似割。无情明月，故故临窗；多事春风，时时动帐。愁人对此，将何以堪。空悬欲断之肠，请救临终之命。元来不见，他自寻常；无故相逢，却交烦恼。敬陈心素，幸愿照知。若得见其光仪，岂敢论其万一。”书达之后，十娘敛色谓桂心曰：“向来剧戏相弄，真成欲逼人。”余更又赠诗一首，其词曰：“今朝忽见渠姿首，不觉殷勤着心口。令人频作许叮咛。渠家太剧难求守。端坐剩心惊，愁来益不平。看时未必相看死，难时那许太难心。沉吟坐幽室，相思转成疾。自恨往还疏，谁肯交游密。夜夜空知心失眠，朝朝无便投胶漆。园里华开不避人，闺中面子翻羞出。如今寸步阻天津，伊处留心更觅新。莫言长有千金面，终归变作一抄尘。生前有日但为乐，死后无春更著人。只可倡佯一生意，何须负持百年身。”少时，坐睡，则梦见十娘。惊觉揽之，忽然空手。心中怅快，复何可论。余因乃咏曰：“梦中疑是实，觉后忽非真。诚知肠欲断，穷鬼故调人。”十娘见诗并不肯读，即欲烧却。余即咏曰：“未必由诗得，将诗故表怜。闻渠掷入火，定是欲相燃。”十娘读诗，悚息而起。匣中取镜，箱里拈衣。袿服靓妆，当街正履。余又为诗曰：“薰香四面合，光色两边披。锦障划然卷，罗帷垂半欹。红颜杂绿黛，无处不相宜。艳色浮妆粉，含香乱口脂。鬓欺蝉鬓非成鬓，眉笑蛾眉不是眉。见许实娉婷，何处不轻盈。可怜娇里面，可爱语中声。婀娜腰支细细许，目兼目眼子长长馨。巧儿旧来镌未得，画匠迎生摸不成。相看未相识，倾城复倾国。迎风帔子郁金香，照日裙裾石榴色。口上珊瑚耐拾取，颊里芙蓉堪摘得。闻名腹肚已猖狂，见面精神更迷惑。心肝恰欲摧，踊跃不能裁。徐行步步香风散，欲语时时媚子开。靛疑织女留星去，眉似娥送月来。含娇窈窕迎前出，忍笑菱花返却回。”余遂止之曰：“既有好意，何须却人？”然后逶迤回面，姪姪向前。十娘敛手而再拜向下官，下官亦低头尽礼而言曰：“向见称扬，谓言虚假。谁知对面，恰是神仙。此是神仙窟也。”十娘曰：“向见诗篇，谓非凡俗。今逢玉貌，更胜文章，此是文章窟也。”仆因问曰：“主人姓望何处，夫主何在？”十娘答曰：“儿是清河

崔公之末孙，适弘农杨府君之长子。就成大礼，随父住于河西。蜀生狡猾，屡侵边境。兄及夫主，弃笔从戎，身死寇场，茆魂莫返。儿年十七，死守一夫。嫂年十九，誓不再醮。兄即清河崔公之第五息，嫂即太原公之第三女。别宅于此，积有岁年。室宇荒凉，家途剪弊。不知上客从何而至？”仆敛容而答曰：“下官望属南阳，住居西鄂。得黄石之灵术，控白水之余波。在汉则七叶貂蝉，居韩则五重卿相。鸣钟食鼎，积代衣缨；长戟高门，因循礼乐。下官堂构不绍，家业沦胥。青州刺史博望侯之孙，广武将军钜鹿侯之子。不能免俗，沉迹下僚。非隐非遁，逍遥鹏鷃之间；非吏非俗，出入是非之境。暂因驱使，至于此间。卒尔乾烦，实为倾仰。”十娘问曰：“上客见任何官？”下官答曰：“幸属太平，耻居贫贱。前被宾贡，已入甲科。后属搜扬，又蒙高第。奉敕授关内道小县尉，见河源道行军总管记室。频繁上命，徒想报恩；驰骤下僚，不遑宁处。”十娘曰：“少府不因行使，岂肯相顾？”下官答曰：“比不相知，阙为参展。今日之后，不敢差违。”十娘遂回头唤桂心曰：“料理中堂，将少府安置。”下官逡巡而谢曰：“远客卑微，此间幸甚。才非贾谊，岂敢升堂。”十娘答曰：“向者承闻，谓言凡客。拙为礼贶，深觉面惭。儿意相当，事须引接。此间疏陋，未免风尘。入室不合推辞，升堂何须进退。”遂引入中堂。于时金台银阙，蔽日干云。或似铜台之新开，乍如灵光之且敞。梅梁桂栋，疑饮涧之长虹；反宇雕甍，若排天之矫凤。水精浮柱，的皪含星；云母饰窗，玲珑映日。长廊四注，争施玳瑁之椽；高阁三重，悉用琉璃之瓦。白银为壁，照耀于鱼鳞；碧玉缘阶，参差于雁齿。入穹崇之室宇，步步心惊；见悦闾之门庭，看看眼矜。遂引少府升阶。下官答曰：“客主之间，岂无先后？”十娘曰：“男女之礼，自有尊卑。”下官迁延而退曰：“向来有罪过，忘不通五嫂。”十娘曰：“五嫂亦应自来。少府遣通，亦是周匝。”则遣桂心通，暂参屈五嫂。十娘共少府语话，须臾之间，五嫂则至。罗绮缤纷，丹青日华。裙前麝散，髻后龙盘。珠绳络翠衫，金薄涂丹履。余乃咏曰：“奇异妍雅，貌特惊新。眉间月出疑争夜，颊上花开似斗春。细腰偏爱转，笑脸特宜颦。真成物外稀奇物，实是人间断绝人。自然能举止，可念无比方。能令公子百重生，巧使王孙千回死。黑云裁两鬓，白雪分双齿。织成锦袖麒麟儿，刺绣裙腰鹦鹉子。触处尽开怀，何曾有不佳；机关太雅妙，行步绝佳眼。傍人一一丹罗袜，侍婢三三绿线鞋。黄龙透入黄金钏，白燕飞来白玉钗。”相见既毕，五嫂曰：“少府跋涉山川，深疲道路。行途届此，不及伤神。”下官答曰：“僮僮王事，岂敢辞劳。”五嫂回头笑向十娘曰：“朝闻乌鹊语，真

成好客来。”下官曰：“昨日眼皮，今朝见好人。”即相随上堂。珠玉惊心，金银耀眼。五彩龙须席，银绣缘边毛八尺象牙床，绯绫帖荐褥。车渠等宝，俱映优昙之花；玛瑙真珠，并贯颇梨之线。文伯榻子，俱写豹头；兰草灯心，并烧鱼脑。管弦寥亮，分张北户之间，杯盏交横，列坐南窗之下。各自相让，俱不肯先坐。仆曰：“十娘主人，下官是坐，请主人先坐。”五嫂为人饶剧，掩口而笑曰：“娘子既是主人母，少府须作主人公。”下官曰：“仆是何人，敢当此事。”十娘曰：“五嫂向来戏语，少府何须漫怕。”下官答曰：“必其不免，只须身当。”五嫂笑曰：“只恐张郎不能禁此事。”众人皆大笑，一时俱坐。即唤香儿取酒。俄尔中间，擎一大钵，可受三升已来。金钗铜环，金盏银杯。江螺海蚌。竹根细眼，树瘿蝎唇。九曲酒池，十盛酒器。觞则兕觥犀角，

然置于座中；杓则鹅项鸭头，汛汛焉浮于酒上。遣小婢细辛酌酒，并不肯先提。五嫂曰：“张郎门下贱客，必不肯先提，娘子径须把取。”十娘则斜眼佯曰：“少府初到此间，五嫂会些频频相弄。”五嫂曰：“娘子把酒莫，新妇更亦不敢。”酒巡到下官，乃不尽。五嫂曰：“胡为不尽？”下官答曰：“性饮不多，恐为颠沛。”五嫂骂曰：“何由叵耐！女婿是妇家狗，打杀无文。终须倾使尽，莫漫造众诸。”十娘谓五嫂曰：“向来正首病发耶？”五嫂起谢曰：“新妇错、大罪过。”因回头熟视下官曰：“新妇细见人多矣，无如少府公者。少府公乃是仙才，本非凡俗。”下官起谢曰：“昔卓王之女，闻琴识相如之器量；山涛之妻，凿壁知阮籍为贤人。诚如所言，不敢望德。”十娘曰：“遣绿竹取琵琶弹，儿与少府公送酒。”琵琶入手，未弹中间，仆乃咏曰：“心虚不可测，眼细强关情。回身已入抱，不见有娇声。”十娘应声即咏曰：“怜肠忽欲断，忆眼已先开。渠未相撩拨，娇从何处来？”下官当见此诗，心胆俱碎，下床起谢曰：“向来唯睹十娘面，如今始见十娘心。足使班婕妤扶轮，曹大家阁笔。岂可同年而语，共代而论哉？”请索笔砚，抄写置于怀袖。抄诗讫，十娘弄曰：“少府公非但词句妙绝，亦自能书。笔似青鸾，人同白鹤。”下官曰：“十娘非直才情，实能吟咏。谁知玉貌，恰有金声。”十娘曰：“儿近来患嗽，声音不彻。”下官答曰：“仆近来患手，笔墨未调。”五嫂笑曰：“娘子不是故夸，张郎复能应答。”十娘来语五嫂曰：“向来纯当漫剧，元来无次第，请五嫂当作酒章。”五嫂答曰：“奉命不敢，则从娘子。不是赋古诗云，断意取意，唯须得情。若不惬当，罪有科罚。”十娘即遵命曰：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次，下官曰：“南有乔木，不可休息。汉有游女，不可求思。”五嫂曰：“析薪如之何，匪斧不克。娶妻如之何，匪媒不得。”

又次，五嫂曰：“不见复关，泣涕涟涟。及见复关，载笑载言。”次，十娘曰：“女也不爽，士二其行。士也罔极，二三其德。”次，下官曰：“则异室，死则同穴。谓余不信，有如皁皁。”五嫂笑曰：“张郎心专，赋诗大有道理。俗谚曰：‘心欲专，凿石穿。’诚能思之，何远之有。”其时，绿竹弹箏。五嫂咏箏曰：“天生素面能留客，发意并情并在渠。莫怪向者频声战，良由得伴乍心虚。”十娘曰：“五嫂咏箏，儿咏尺八：眼多本自令渠爱，口少元来每被侵。无事风声彻他耳，教人气满自填心。”下官又谢曰：“尽善尽美，无处不佳。此是下愚，预闻高唱。”少时，桂心将下酒物来：东海鲙条，西山凤脯。鹿尾鹿舌，干鱼炙鱼。雁醢苡苡，鹑晒桂糝。熊掌兔脾，雉尾豺唇。百味五辛，谈之不能尽，说之不能穷。十娘曰：“少府亦应太饥。”唤桂心盛饭。下官曰：“向来眼饱，不觉身饥。”十娘笑曰：“莫相弄，且取双陆局来，共少府公赌酒。”仆答曰：“下官不能赌酒，共娘子赌宿。”十娘问曰：“若为赌宿？”余答曰：“十娘输筹，则共下官卧一宿。下官输筹，则共十娘卧一宿。”十娘笑曰：“汉骑驴则胡步行，胡步行则汉骑驴。总悉输他便点，儿递换作，少府公太能生。”五嫂曰：“新妇报娘子，不须赌来赌去，今夜定知娘子不免。”十娘曰：“五嫂时时漫与，浪与少府作消息。”下官起谢曰：“元来知剧，未敢承望。”局至，十娘引手向前，眼子盱眙，手子温肌。一双臂腕，切我肝肠。十个指头，刺人心髓。下官因咏局曰：“眼似星初转，眉如月欲消。先须捺后脚，然后勒前腰。”十娘则咏曰：“勒腰须巧快，捺脚更风流。但令细眼合，人自分输筹。”须臾之间，有一婢名琴心，亦有姿首。到下官处，时复偷眼看。十娘欲似不快，五嫂大语嗔曰：“知足不辱，人生有限。娘子欲似皱眉，张郎不须斜眼。”十娘佯作色嗔曰：“少府关儿何事？五嫂频频相恼。”五嫂曰：“娘子向来频盼少府，若非情想有所交通，何因眼脉朝来顿引？”十娘曰：“五嫂自隐心偏，儿复何曾眼引。”五嫂曰：“娘子不能，新妇自取。”十娘答曰：“自问少府，儿亦不知。”五嫂遂咏曰：“新华发两树，分香遍一林；迎风转细影，向日动轻阴。戏蜂时隐见，飞蝶远追寻。承闻欲采摘，若个动君心？”下官谓：“为性贪多，欲两华俱采。”五嫂答曰：“暂游双树下，遥见两枝芳。向日俱翻影，迎风并散香。戏蝶扶丹萼，游蜂入紫房。人今总摘取，各著一边厢。”五嫂曰：“张郎太贪生，一箭射两垛。”十娘则谓曰：“遮三不得一，觅两都庐失。”五嫂曰：“娘子莫分疏。兔入狗突里，知复欲何如。”下官即起谢曰：“乞浆得酒，旧来伸口。打兔得獐，非意所望。”十娘曰：“五嫂如许大人，专拟调合此事。少府谓言儿是九泉下人。明日在外

处，谈道儿一钱不直。”下官答曰：“向来承颜色，神气顿尽；又见清谈，心胆俱碎。岂敢在外谈说，妄事加诸？忝预人流，宁容如此。伏愿欢乐尽情，死无所恨。”少时，饮食俱到，薰香满室。赤白兼前，穷海陆之珍羞，备川原之果菜。肉则龙肝凤髓，酒则玉醴琼浆。城南雀噪之禾，江上蝉鸣之饴。鸡鹑雉兔，醢醢羹羹。堪下肥肫，荷间细鲤。鹅子鸭卵，照耀于银盘；麟脯豹胎，纷纶于玉叠。熊腥纯白，蟹酱纯黄。鲜脍共红缕争辉，冷肝与青丝乱色。蒲桃甘蔗，软枣石榴。河东紫盐，岭南丹橘。敦煌八子柰，青门五色瓜。大谷张公之梨，房陵朱仲之李，东王公之仙桂，西王母之神桃。南燕牛乳之椒，北赵鸡心之枣。千名万种，不可具论。下官起谢曰：“予与夫人娘子本不相识，暂缘公使，邂逅相遇。玉饌珍奇，非常厚重。粉身灰骨，不能酬谢。”五嫂曰：“亲则不谢，谢则不亲。幸愿张郎莫为形迹。”下官答曰：“既奉恩命，不敢辞逊。”当此之时，气便欲绝。不觉转眼时复偷看十娘。十娘曰：“少府莫看儿。”五嫂曰：“还相弄。”下官咏曰：“忽然心里爱，不觉眼中怜。未关双眼曲，直是寸心偏。”十娘咏曰：“眼心非一处，心眼旧分离。直令渠眼见，谁遣报心知。”下官咏曰：“旧来心使眼，心思眼即传。由心使眼见，眼亦共心怜。”十娘咏曰：“眼心俱忆念，心眼共追寻；谁家解事眼，副著可怜心？”于时五嫂遂向果子上作机警曰：“但问意如何，相知不在枣。”十娘曰：“儿今正意密，不忍即分梨。”下官曰：“勿遇深恩，一生有杏。”五嫂曰：“当此之时，谁能忍耐？”十娘曰：“暂借少府刀子割梨。”下官咏刀子曰：“自怜胶漆重，相思意不空。可惜尖头物，终日在皮中。”十娘咏鞘曰：“数捺皮应缓，频磨快转多。渠今拔出后，空鞘意如何？”五嫂曰：“向来渐渐入深也。”即索棋局，共少府赌酒。下官得胜。五嫂曰：“围棋出于智慧，张郎亦复太能。”下官曰：“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。愚者千虑，亦有一得。且休却。”五嫂曰：“何为即休？”下官咏曰：“向来知道径，生平不忍欺。但令守行迹，何用数围棋！”五嫂咏曰：“娘子为性好围棋，逢人剧戏不寻思。气欲断绝先挑眼，既得速罢即须迟。”十娘见五嫂频弄，佯不笑。余咏曰：“千金此处有，一笑待渠为。不望全露齿，请为暂开眉。”十娘咏曰：“双眉碎客胆，两眼判眼心。谁能用一笑，贱价买千金。”当时有一破铜熨斗在于床侧。十娘忽咏曰：“旧来心肚热，无端强熨他。即今形势冷，谁肯重相磨！”下官咏曰：“若冷头面在，生平不熨空。即今虽冷恶，人自觅残铜。”众人皆笑。十娘唤香儿为少府设乐，金石并奏，箫管间响。苏合弹琵琶，绿竹吹笙簧。仙人鼓瑟，玉女吹笙。玄鹤俯而听琴，白鱼跃而应节。清音叨叨，片

时则梁上尘飞；雅韵铿锵，卒尔则天边雪落。一时忘味，孔丘留滞不虚；三日绕梁，韩娥余音是实。十娘曰：“少府稀来，岂不尽乐。五嫂大能作舞，且劝作一曲。”亦不辞惮，遂即逶迤而起，婀娜徐行。虫蛆面子，妒杀阳城；蚕贼容仪，迷伤下蔡。举手顿足，雅合宫商；顾后窥前，深知曲节。欲似蟠龙宛转，野鹄低昂。回面则日照莲花，翻身则风吹弱柳。斜眉盗盼，异种姘姑，缓步急行，穷奇造凿。罗衣熠熠，似彩凤之翔云；锦袖分披，若青鸾之映水。千娇眼子，天上失其流眼；一搦腰支，洛浦愧其回雪。光前艳后，难遇难逢；进退去来，希闻希见。两个俱起舞，共劝下官。下官遂作而谢曰：“沧海之中难为水，霹雳之后难为雷。不敢推辞，定为丑拙。”遂起作舞。桂心然低头而笑。十娘问曰：“笑何事？”桂心曰：“笑儿等能作音声。”十娘曰：“何处有能？”答曰：“若其不能，何因百兽率舞？”下官曰：“不是百兽率舞，乃是凤凰来仪。”一时大笑。五嫂谓桂心曰：“莫令曲误，张郎频顾。”桂心曰：“不辞歌者苦，但伤知音稀。”下官曰：“路逢西施，何必须识。”遂舞，著词曰：“从来巡绕四边，忽逢两个神仙。眉上冬天出柳，颊中旱地生莲。千看千处妩媚，万看万处婬妍。今宵若其不得，剩命过与黄泉。”又一时大笑。舞毕，因谢曰：“仆实庸才，得陪清赏。赐垂音乐，惭荷不胜。”十娘咏曰：“得意似鸳鸯，情乖若胡越。不向君边尽，更知何处歇。”十娘曰：“儿等并无可收采，少府公云：‘冬天出柳，旱地生莲’，总是相弄也。”下官答曰：“十娘面上非春，翻生柳叶。”十娘应声曰：“少府头中有水，那不生莲华？”下官笑曰：“十娘机警，异同著便。”十娘答曰：“得便不能与，明年知有何处。”于时砚在床头，下官因咏笔砚曰：“摧毛任便点，爱色转须磨。所以研难竟，良由水太多。”十娘忽见鸭头铛子，因咏曰：“嘴长非为嘲，项曲不由攀。但令脚直上，他自眼双翻。”五嫂曰：“向来大大不逊，渐渐深入也。”于时乃有双燕子梁间相逐飞。仆因咏曰：“双燕子，联翩几万回。强知人是客，方便恼他来。”十娘咏曰：“双燕子，可可事风流。即令人得伴，更亦不相求。”酒巡到十娘，下官咏酒杓子曰：“尾动惟须急，头低则不平。渠令合把爵，深浅任君情。”十娘咏盏曰：“发初先向口，欲竟渐伸头。从君中道歇，到底即须休。”下官翕然起谢曰：“十娘词句，事尽入神。乃是天生，不关人学。”五嫂曰：“张郎新到，无可散情。且游后园，暂适怀抱。”其时，园内万果万株，含青吐绿。丛花四照，散紫泛红。激石鸣泉，疏岩凿磴。无冬无夏，娇莺乱于锦枝；非古非今，花舫跃于银池。婀娜蒙茸，清冷踈扬。鹅鸭分飞，芙蓉间出。大竹小竹，夸渭南之千亩；花合花开，笑河阳之一县。

青青岸柳，丝条拂于武昌；赫赫山杨，箭干稠于董泽。余乃咏花曰：“风吹遍树紫，日照满池丹。若为交暂折，擎就掌中看。”十娘咏曰：“映水俱知笑，成蹊竟不言。即今无自在，高下任渠攀。”下官即起谢曰：“君子不出游言，意言不胜再。娘子恩深，请五嫂等各制一篇。”下官咏曰：“昔时过小苑，今朝戏后园。两岁梅花匝，三春柳色繁。水明鱼影静，林翠鸟歌喧，何须杏树岭，即是桃花源。”十娘咏曰：“梅溪命道士，桃涧伫神仙。旧鱼成大剑，新龟类小钱。水湄唯见柳，池曲且生莲。欲知赏心处，桃花落眼前。”五嫂咏曰：“极目游芳苑，相将对花林。露净山光出，池鲜树影沉。落花时泛酒，歌鸟惑鸣琴。是时日将夕，携樽就树荫。”当时，树上忽有一李子落下官怀中，下官咏曰：“问李树，如何意不同？应来主手里，翻入客怀中。”五嫂即报诗曰：“李树子，元来不是偏。巧知娘子意，掷果到渠边。”于时忽有一蜂子飞上十娘面上。十娘咏曰：“问蜂子，蜂子太无情。飞来蹈人面，欲似意相轻。”下官代蜂子答曰：“触处寻芳树，都卢少物华。试从香处觅，正值可怜花。”众人皆拊掌而笑。其时，园中忽有一雉，下官命弓箭射之，应弦而倒。五嫂笑曰：“张郎才器，乃是曹植天然。今见武功，又复子南夫也。今共娘子相配，天下惟有两人耳。”十娘因见射雉，咏曰：“大夫寻麦陇，处子习桑间。若非由一箭，谁能为解颜？”仆答曰：“心绪恰相当，谁能护短长。一床无两好，半丑亦何妨。”五嫂曰：“张郎射长垛如何？”仆答曰：“且得不阙事而已。”遂射之，三发皆绕遮齐，众人称好。十娘咏弓曰：“平生好积弩，得挽则低头。闻君把提快，再乞五三筹。”下官答曰：“缩全不到，抬头则大过。若令脐下人，百放故筹多。”于时，日落西渊，月临东渚。五嫂曰：“向来调谑，无处不佳。时既曛黄，且还房室。庶张郎共娘子安置。”十娘曰：“人生相见，且论盃酒。房中小小，何暇匆匆。”遂引少府向十娘卧处。屏风十二扇，画鄣五三张。两头安彩幔，四角垂香囊。槟榔豆蔻子，苏合绿沈香。织文安枕席，乱彩叠衣箱。相随入房里，纵横照罗绮。莲花起镜台，悲翠生金履。帐口银虬装，床头玉狮子。十重蛩驱毡，八叠鸳鸯被。数个袍袴，异种妖睛。姿质天生香，风流本性饶。红衫窄裹小搯臂，绿袂帖乱细缠腰。时将帛子拂，还投和香烧。妍华天性足，由来能妆束。敛笑正金钗，含娇累绣縗。梁家妄称梳发缓，京兆何曾画曲眉。十娘因在后，沉吟久不来。余问五嫂曰：“十娘何处去，应有别人邀？”五嫂曰：“女人羞自嫁，方便待渠招。”言语未毕，十娘则到。仆问曰：“旦来披雾，香处寻花。忽遇狂风，莲中失藕。十娘何处漫行来？”十娘回头笑曰：“星留织女，遂处人间。月待娥，暂归天上。

少府何须苦相怪。”于时两人对坐，未敢相触。夜深情急，透死忘生。仆乃咏曰：“千看千意密，一见一怜深。但当把手子，寸斩亦甘心。”十娘敛色却行，五嫂咏曰：“他家解事在，未肯辄相。径须刚捉著，遮莫造精神。”余时把著手子，忍心不得。又咏曰：“千思千肠热，一念一心焦。若为求守得，暂借可怜腰。”十娘又不肯。余捉手挽，两人争力。五嫂咏曰：“巧将衣障口，能用被遮身。定知心肯在，方便故邀人。”十娘失声成笑，婉转入怀中。当时腹里颠狂，心中沸乱。又咏曰：“腰支一遇勒，心中百处伤。但若得口子，余事不承望。”十娘咏曰：“手子从君把，腰支亦任回。人家不中物，渐渐逼他来。”十娘曰：“虽作拒张，双不免输他口子。”口子郁郁，鼻子薰穿，舌子芬芳，颊疑钻破。五嫂咏曰：“自隐风流到，人前法用多。计时应拒得，佯作不禁他。”十娘曰：“昔人曾经自弄他，今朝并悉从人弄。”下官起，谕请曰：“十娘有一思事，亦拟申论。犹自不敢即道，请五嫂处分。”五嫂曰：“但道，不须避讳。”余因咏曰：“药草俱尝遍，并悉不相宜。惟须一个物，不道自应知。”十娘答咏曰：“素手曾经捉，纤腰又被将。即今输口子，余事可平章。”下官敛手而答曰：“向来惶惑，实畏参差。十娘怜愍客人，存其死命。可谓白骨再肉，枯树重花。伏地叩头，殷勤死罪。”五嫂因起谢曰：“新妇曾闻，线因针而达，不因针而隐。女因媒而嫁，不因媒而亲。新妇向来专心为勾当，以后之事，不敢预知。娘子安稳，新妇向房卧去也。”于时夜久更深，情急意密。鱼灯四面照，蜡烛两边明。十娘即唤桂心，并呼芍药，与少府脱鞢履，叠袍衣，阁幞头，挂腰带。然后自与十娘施绫帔，解罗裙，脱红衫，去绿袜。花容满目，香风裂鼻。心去无人制，情来不自禁。插手红裤，交脚翠被。两唇对口，一臂枕头，拍搦奶房间，摩挲髀子上。一吃一意快，一勒一伤心。鼻里酸痹，心中结縈。少时眼花耳热，脉胀筋舒。始知难逢难见，可贵可重。俄顷中间，数回相接。谁知可憎病鹊，夜半惊人。薄媚狂鸡，三更唱晓。遂则披衣对坐，泣泪相看。下官拭泪而言曰：“所恨别易会难，去留乖隔。王事有限，不敢稽停。每一寻思，痛深骨髓。”十娘曰：“儿与少府，平生未展。邂逅新交，未尽欢娱。忽嗟别离，人生聚散，知复如何。”因咏曰：“元来不相识，判自断知闻。天公强多事，今遣若为分。”仆乃咏曰：“积愁肠已断，悬望眼应穿。今宵莫闭户，梦里向渠边。”少时，天晓已后，两人俱泣，心中哽咽，不能自胜。待婢数人，并皆嘘唏，不能仰视。五嫂曰：“有同必异，自昔攸然。乐尽哀生，古来常事。愿娘子稍自割舍。”下官乃将衣袖与娘子拭泪。十娘乃作别诗曰：“别时终是别，春心不值春。羞见孤鸾

影，悲看一骑尘。翠柳开眉色，红桃乱脸新。此时君不在，娇莺弄杀人。”五嫂咏曰：“此时经一去，谁知隔几年。双凫伤别绪，独鹤惨离弦。怨起移醒后，愁生落醉前。若使人心密，莫惜马蹄穿。”下官咏曰：“忽然闻道别，愁来不自禁。眼下千行泪，肠悬一寸心。两剑俄分匣，双凫忽异林。殷勤惜玉体，勿使外人侵。”十娘小名琼英，下官因咏曰：“卞和山未凋，羊雍地不耕。自怜无玉子，何日见琼英？”十娘应声咏曰：“凤锦行须赠，龙梭久绝声。自恨无机杼，何日见文成？”下官瞿然，破愁成笑，遂唤奴曲琴，取相思枕留与十娘以为纪念。因咏曰：“南国传椰子，东家赋石榴。聊将代左腕，长夜枕渠头。”十娘报以双履，报诗曰：“双凫乍失伴，两燕还相属。聊以当儿心，竟日承君足。”下官又遣曲琴取扬州青铜镜留与十娘，并赠诗曰：“仙人好负局，隐士屡潜观。映水菱光散，临风竹影寒。月下时惊鹊，池边独舞鸾。若道人心变，从渠照胆看。”十娘又赠手中扇，咏曰：“合欢游璧水，同心事华阙。飒飒似朝风，团团如夜月。鸾姿侵雾起，鹤影排空发。希君掌中握，忽使恩情歇。”下官辞谢讫，因遣左右取益州新样锦一匹直奉五嫂，因赠诗曰：“今留片子信，可以赠佳期。裁为八幅被，时复一相思。”五嫂遂抽金钗送张郎，因报诗曰：“儿今赠君别，情知后会难。莫言钗意小，可以挂渠冠。”更取滑州小绫子一匹，留与桂心香儿数人共分。桂心已下或脱银钗、落金钏、解帛子、施罗巾，皆自送张郎曰：“好去，若因行李，时复相过。”香儿因咏曰：“大夫存行迹，殷勤过数来。莫作浮萍草，逐浪不知回。”下官拭泪而言曰：“犬马何识，尚解伤离；鸟兽无情，由知怨别。心非木石，岂忘深恩。”十娘报诗曰：“他道愁胜死，儿言死胜愁。愁来百处痛，死去一时休。”又咏曰：“他道愁胜死，儿言死胜愁。日夜悬心忆，知隔几年秋。”下官咏曰：“人生悠悠隔两天，未审迢迢度几年？纵使身游万里外，终归意在十娘边。”十娘咏曰：“天涯地角知何处，玉体红颜难再遇。但令翊羽为人生，会些高飞共君去。”下官不忍相看，忽把十娘手子而别。行至二三里，回头看数人犹在旧处立。余时渐渐去远，声沉影灭，顾瞻不见，恻怆而去。行到山口，浮舟而过。夜耿耿而不寐，心茕茕而靡托。既怅恨于啼猿，又凄伤于别鹄。饮气吞声，天道人情。有别必怨，有怨必盈。去日一何短，来宵一何长。比目绝对，双凫失伴。日日衣宽，朝朝带缓。口上唇裂，胸间气满。泪脸千行，愁肠寸断。端坐横琴，涕血流襟。千思竞起，百虑交侵。独欹眉而永结，空抱膝而长吟。望神仙兮不可见，普天地兮知余心。思神仙兮不可得，觅十娘兮断知闻。欲闻此兮肠亦乱，更见此兮恼余心。